



梅森探案小说畅销世界四十余年
全球销量超过300000000册

梅森探案集 9

ERLE STANLEY
GARDNER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命运多蹇
旧情难断



文化艺术出版社

76091

梅森探案集（九）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梅森探案集(九)

梁晓波
谭桔玲
何东宪
译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著

版权登记号：旧情难断 图字 01-97-1714 号

命运多蹇 图字 01-97-1708 号

Case of the Queenly Contestant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67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Case of the Restless Redhead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54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28,000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672-9/1·729
定价：20.80 元

前 言

西方侦探小说创始人是 19 世纪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的《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和《被窃的文件》,由于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注重细节描写,推理合乎逻辑,至今脍炙人口。随后经英国的柯南·道尔、陶乐赛·赛耶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仿效推进,使侦探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通俗文学样式。自本世纪 30 年代起,它在美国的特定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出现以达谢尔·哈默特和雷蒙·钱德勒开创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之外,还衍生了许多旁支,诸如法庭侦探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惊险小说、神秘小说、国际政治小说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小说占据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是一位擅长写法庭侦探(一译公堂戏剧性派)小说的高手。他一生写了 146 部著作,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以律师佩里·梅森为主人公的 85 部探案小说,每部均在美国销售百万余册,而这套小说全球总销量已超过三亿册。美国影视界自 1957 年把他的这些小说陆续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佩里·梅森》,由著名影星雷蒙德·布尔主演,一连放映达 8 年之久,更使梅森律师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加德纳,1889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市,父亲为矿业工程师。他早年随父母到处旅行,曾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中途辍学,不久去加里佛尼亚州定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打字员,1911 年获该州律师资格,开始为穷苦的亚裔(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裔人等出庭辩护。他一生同情没有亲朋好友而遭受诬

告的人们，专门帮助无辜入狱的人，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一方面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开始为他报撰稿，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法庭的内幕。直到1932年，他除了每周从事两天律师工作之外，每月均能写出20万字的作品。自《移花接木案件》（一译《丝绒爪案件》，1933年）和《拗姑娘案件》（1933年）大获成功后，他就完全脱离了法律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一共发表了85部梅森探案小说。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是以地方检察官道格拉斯·赛尔比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第三套系列作品写的是私人侦探库尔和法学家拉姆的神秘离奇的故事。他还写过有关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终审法庭等方面的非小说类作品。1970年，加德纳以81岁高龄病逝。


《梅森探案集》中的主人公梅森，就像作者加德纳本人一样，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律师，在小说中自称要“全力以赴地为我的委托人而战”，“我的特长就是拼搏”，因此他常在法庭快要定案宣判时，出其不意地提出确凿证据为被告辩护，使无辜者开脱，案情真相大白。这些探案另一特点是作者特别注重法医在侦察过程中搜集和保存证据的重要性，从而判定死者是意外死亡，抑或自杀，还是被谋杀，以免误判造成冤案错案。加德纳为此在好几本小说的序言中都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并把著作献给他的一些好友——技能高超、经验丰富的杰出法医学专家。

总之，《梅森探案集》的小说情节篇篇曲折紧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使读者读来兴趣盎然，同时又可以使读者对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面貌，形形色色的案件，尤其是对美国的法律、刑事法庭审讯的法制、律师制度等诸多方面增进了解。



梅绍武

1997年11月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目 录



旧情难断 梁晓波 谭桔玲译 (1)



命运多蹇 何东宪译 (196)



旧 情 难 断



梁晓波 谭桔玲 译

1

佩里·梅森的私人秘书德拉·斯特里特拿起电话，同外间办公室接待人员简短地说了几声，然后对佩里·梅森说道：

“外面来了一位女士，只是说她叫埃伦·阿代尔。她说她知道没有预约就来见你是有点儿失礼，但她说她宁愿多付些钱。因为有件万分紧急的事情令她非得马上见您不可，而且她非常焦虑不安。”

梅森扫了一眼手表和正在阅读的文件。

德拉·斯特里特看了看预约簿，满怀希望地说：“你还有 28 分钟才与下一个预约者会面。”

“我原想在这之前将这一法律难点好好消化一下的。”梅森说道，然后耸了耸肩，“唉，好吧，我想我们应该先处理紧急事务。你出去看一看吧，德拉，探一探她的虚实，弄清楚她要见我的原因。”

德拉点了点头，对梅森说：“告诉她我马上就出来见她，格蒂。”

德拉走出了办公室，几分钟之后就回来了。

“如何？”梅森问道。

“她说服了我，”德拉·斯特里特说，“她个子高高的，接近40岁或者大约40岁出头。外表素净、庄重，但看上去衣着价格昂贵。她比我高两三英寸，身材优美，举止不凡，带一种惯于指挥人的神态。”

“她有什么事？”梅森问道。

“她想问你几个有关法律的问题，”德拉说，“她说那纯粹是些理论性和私人的问题。”

梅森叹道：“又是一桩当事人想方设法不愿暴露身份的案子。她会进来说，‘假如甲同乙结了婚而且乙从其新墨西哥州的母亲那儿继承了财产，那么如果甲要同乙离婚，能要求得到该财产的一半吗？’唉，我知道又是一大堆的废话，德拉。”

德拉伸手递过来一张50美元的钞票，“她给了我50美元作为律师费。”

梅森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把钱还给她。告诉她我会同她简短地谈一谈。如果我决定回答她的问题，我会收取合理的费用的。但倘若我不能彻底弄清楚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她只好另请高明了。”

“她说已没有时间去请别的律师了。她只想见你，而且还非得马上不可。”

“我明白了，”梅森说，“她想先问我许多有关法律条文的问题，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嗯，好吧，德拉，她目前肯定处在困难之中，那就让我们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吧。叫她进来。”

德拉·斯特里特点了点头，离开了办公室，片刻后，领进来

一位女士。她站得笔直，头昂得很高，一副傲慢的神态。她冲着梅森点了点头，说道：“梅森先生，谢谢您能见我。”然后径直走到客人坐的椅边，平静地坐了下来。接着她又说道：“请您非常细心地听完我要说的话，梅森先生，因为我们不得不争取时间，而且我想知道我的处境究竟如何。”

“到底出了什么麻烦？”梅森问道。

她摇了摇头：“请让我先问问题。梅森先生，我早就听说过隐私权。您能告诉我其中的细节吗？”

“隐私权，”梅森说，“被看作是个人要求自由自在而不被骚扰的权利。”

“这是否意味着他可以免受公众的宣传呢？”

“不，”梅森说，“像其他每一条法律条款一样，它也是有例外的。也许，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是什么正困扰着你，我可能会替你节省很多时间的。若专门论述隐私权恐怕费时太多，而且其中有些内容大概也和你毫不相关。”

“那什么样的情形会例外呢？”她问道，“请快点儿告诉我例外的情形有什么。”

梅森说道：“如果你在大街的公共场合走路，摄影者为了展示街景照下了有你的镜头，他可以将这些照片用作杂志插图。如果摄影者有意挑中了你而给你照下了特写镜头，他或许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将这张照片用作任何一种商业企图，他就侵犯了你的隐私权。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幸成为抢劫犯的受害者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或者你决定竞选公职或出于自愿而做了任何一种使你受新闻界关注的事……”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她说，一边不耐烦地看了看她的手表，“你说得不错，我采取的方式是有些费事。不过，我想问竞选公职的人就应该放弃自己的隐私权吗？”

“在合理的限度内是这样的。”

“对于一个去参加，嗯，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来说又如何呢？”

“她声称自己是个竞选者了吗？”梅森问道。

“是的。”

“那上述所言同样适用于此。”

“那么这种情形能持续多久呢？”

“如果真要说持续时间的话，至少要持续到选美比赛结束以及赛后人们对此事的乐趣消失为止。明白了吗？阿代尔小姐——或者是阿代尔夫人？”

“我是阿代尔小姐，”她尖声说道，“埃伦·阿代尔。”

“好了，明白了吧，阿代尔小姐。这是法律中较新的一个分支。从本质上讲，它是不可能明确无误的描述的。每一个案例大部分都取决于其中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卷入了任何一桩涉及你个人隐私权利的事情，你应该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不要再躲躲闪闪了。

“在我掌握了全部事实之后才能运用我的法律知识来分析它们，并给你一个明智的答复。

“如果你只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些法律知识，就生搬硬套到你所面临的情况之中，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你确实可以了解到一些法律的条条框框，但一触到实际问题，你就有可能大错特错。”

她犹豫着，咬了咬嘴唇，皱了一下眉头，移开了自己的目光，然后，突然下定了决心，向梅森说道：“好吧，在20年前的中西部的一个城市，我曾是一名泳装美人选美大奖赛参赛者。我赢得了第一名。那时我才18岁。赢得那个大奖赛使我冲昏了头脑。我以为我成了电影明星，因为赢得了大奖赛使我免费旅行到

了好莱坞，而且可以在几家大影视公司试镜头。”

“你来了好莱坞而且还试过镜头？”梅森问道。

“是的。”

“此后你就一直呆在这儿啦？”

埃伦·阿代尔摇了摇头，“不，”她说，“我悄然消失了。”

“消失了？”梅森问道，嗓音表明他来了兴致。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有了身孕。”她说道。

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梅森同情地说道：“请接着说下去。”

“现在，”她说，“我家乡的一家报纸正准备搞一个栏目，一个专门涉及当地名人过去10年、15年、20年和25年轶事的栏目。”

“我明白了。”梅森淡淡地说了一声。

“他们要写一个有关我20年前获得选美大奖赛的故事，因为那是小镇的特别荣誉。我赢得了全州选美大奖赛，使整个家乡都引以自豪。随后我去了好莱坞，而且也试了镜头，可是并没有任何结果。我被奖励了一辆小汽车，一架电影摄像机，一架放映机，许多护肤美容用品和卫生用品，一趟去拉斯维加斯的免费空中旅行——所有那些会出现的奖励如暴雨般一下子都降临到我这个刚刚赢得选美大奖赛的女孩身上。其实，那些产品制造商由此获利甚丰。这一切显然是商业推销活动的一部分，而我当时却天真幼稚，一点也不明白，自认为以自己的名声和魅力，应该拥有这一切。”

“紧接着你就消失了？”梅森说道。

“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她说，“我写信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接受了邀请去欧洲旅行。当然，我没有去欧洲。”

“很显然，”梅森说道，“勾起对往事的回忆令你很不愉快。但你目前正面临着一桩紧急的事情。那家报社是否知道你现在在哪儿？”

“他们会找到我的。”

“怎么会呢？”

“说来话长。20年前我悄然消失了，甚至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在何处。20年来，人们都变得实际了。如今一个未婚女子可以怀孕，可以生孩子，只要她明智而且懂得自尊自爱。可在那个时候，这种事情是奇耻大辱——是对未婚母亲，对其家人，乃至所在地区的耻辱。那时，我生活的整个城市都以我为荣，没想到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率领教众人的羞辱的。”

“不必解释所有这些了，”梅森说道，“作为一名律师，我深知现实生活。你说你消失了，就一点儿也没让你的家人们知道你在哪儿？”

“没有。”

“接着又出了什么事呢？”

“我父亲去世了。母亲又结了婚。后来她的第二位丈夫也去世了，而几个月前我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她留下了一笔5万美元的财产，可是却没有继承人。她立下遗嘱说只要我还活着而且能找到我，所有的钱财都将属于我。”

“你母亲过去一直住在那个小镇吗？”梅森问道，“她……”

“不，她迁居到印第安那波利斯去了。我有几个……嗯，反正我一直知道她的境况和住址。我给她寄过圣诞卡和生日卡，不过并没署名，但我想她清楚是谁寄的。不管怎样，我后来还是在印第安那波利斯雇请了一位律师，亲自去了我母亲生活的地方，表明了身份，并且得到了财产。没有一个人把我同20年前

的选美大赛冠军联系起来。”

“那现在是什么事情使你同过去又联系起来了呢？”梅森问道。

她说：“20年来，我所生活过的小镇已变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市里的《克洛弗维尔晚报》是一家活跃且颇具首创和进取精神的报纸。它正在对那些发生在15年前、20年前以及25年前的事情辟一个专栏，并邀请读者提供意见，然后根据读者的要求和兴趣提供或补充细节。几天前，一位读者给报社寄来了这么一封信，”她说，“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她打开了她的小手提包，取出一份剪报，然后把它递给了梅森律师。

梅森高声读起了这份剪报：

20年前，本城曾因一位居民被选为全州最美的女性而大蒙荣光。

埃伦·卡尔弗特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尚的荣誉。她那耀眼夺目的美貌不仅震动了本地，也轰动了好莱坞。然而就在她红极一时的时候，她去了欧洲。据传她是开始了演艺生涯。

之后再也没有她演员生活的传闻了。了解一下埃伦·卡尔弗特现在何处，在干些什么，这个世界又是如何对待她的将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埃伦·卡尔弗特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她的生母埃斯特尔迁往它乡，据说她又结了婚。

埃伦·卡尔弗特这位当年的佳丽——其美貌远远胜过她所生活过的小社区的人们，远远胜过她的本地朋友，她真正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她是融入了更广阔的社交圈中从而取得了成功呢？还是那种被成功所迷惑，自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全世界，而后又沉缅于深深的失意中呢？

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对 20 年前一段饶有兴味的往事的后续拭目以待。

梅森将剪报还给了埃伦·卡尔弗特，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用上埃伦·阿代尔这个名字的？”

“在我悄然消失的时候。”

“我可能不得不，”梅森说，“问一些让你感到难堪的问题。你孩子父亲是否姓阿代尔？”

埃伦双唇紧闭着。随后她摇了摇头，说道：“梅森先生，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不涉及。”

“你觉得这家报社会找到你？”

“很不幸，他们会。如果报社开始寻根究底，他们会发现我母亲与一位名叫亨利·利兰·贝里的人结了婚，发现在我母亲去世后我出现过，证明过我的身份，而且还继承了她的财产。

“你可以想象，梅森先生。我一直愧于同我母亲保持联系，因为哪怕让她知道一点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将是对她乃至整个家庭的可怕打击。在她去世后，我冒了出来而且索要钱财的行为是我的自私，但如果不这样的话，财产又会因无继承人而被收归州里。”

“那你想要的就是让这个故事停下来，对吗？”

“是这样的。”

梅森说：“如果你插足于这件事中，报纸会很自然地知道你就在这一带的某个地方。”

“这一带有好几百万人住着呢。”她说。

“你不相信他们会找到你？”

“要找到我，他们只有惟一的一条路，”她说道，“那就是通过印第安那波利斯这条线索——等到《克洛弗维尔晚报》开始注意这条线索的时候，他们的企图就必须停下来。”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点了点头，说道：“给我接通《克洛弗维尔晚报》的总编，德拉。”

“我该告诉他们是谁打的电话吗？”

梅森点了点头，“最好用外间办公室的电话交换台来接通这个电话，德拉。”

德拉点了一下头，走出房间。

德拉走后，梅森对他的委托人说道：“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切的背后还有其他企图，而不仅仅是个别读者想满足一下好奇心，发掘什么名人轶事？”

她点了点头。

“愿意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梅森探寻地问道。

“我想没这个必要，”她说道，“你会告诉报社的编辑我是你的委托人吗？”

“不会轻易告诉他的。”

德拉·斯特里特又回到了办公室，说道：“电话接通了。”

“德拉，”梅森说，“给埃伦·阿代尔1美元。”

埃伦·阿代尔疑惑不解地看了梅森一眼。

梅森指了指装有零钱的抽屉。

德拉开开了抽屉，拿出一张1美元的钞票，郑重其事地递给埃伦·阿代尔。

“好了，”梅森说道，“从现在开始，德拉·斯特里特是好莱坞的一位制片商，正筹措拍一部新片，她想让你在片中扮演个角色，她……”

此时，电话铃响了。

德拉·斯特里特拿起了听筒，对梅森点了点头。

“喂，”梅森说道，“是《克洛弗维尔晚报》的总编吗？啊，我知道了。我是佩里·梅森，是洛杉矶市的一位律师，此刻我代